

古樟香溢曾湾村

王芸

村总动员，募资、寻料、制作、选人、操练、贺船、下河……木制龙船的龙头高昂，长龙角、大眼睛，张开的大嘴里龙舌微翘，含住一颗龙珠。龙身密刻鳞纹，满饰七彩花纹。划船人是从全村精挑细选出来的，每船三十一人，含锣鼓手和掌舵人。

农历五月初四夜，村民广场上篝火耀眼，鞭炮鸣响，新龙船上的锣与鼓被用力击响，人们和着锣鼓点唱起古老的贺船词。

年过七旬的吴绍芳是村史通，他的讲述吸引了不少村民驻足听讲。听我提起唱贺船词、划龙船的情形，马上有村民翻找出手机里的视频。一段段视频记录下欢快的场景，也记录下曾湾村人为之投入的热忱与激情。

曾湾村有上千年历史，如一株四季常绿的古樟散发着香气。五代时，江南吴氏先祖举家迁徙至江西，在曾湾落基建村。经过千余年繁衍生息，这座有着重文重教传统的村庄走出过十位进士，往各行各业输送过许多人才，也留存下许多有形、无形的遗存。它们联通着历史深处的文化记忆，也成为今天曾湾村人珍视的物质与精神遗产。

新修的村民广场依村中池塘展开，塘边竖立着四尊旗杆石，古时立旗有旌表之意。广场另一边，三座牌坊一字排开，其后有数座明清古宅连成一片。过牌坊，沿不宽的巷弄缓步而行，会与红石拱门、古井、老墙、石马、石牌、老樟树、石雕相遇，与老宅门头上镌刻的“高

拱云岑”“三让家风”相遇。“三让家风”悬挂在一幢清代老宅的门头，族谱记载与吴氏先祖泰伯有关。泰伯的父亲是上古周氏族的首领公亶父，当父亲传位给季历时，身为长子的泰伯主动避让，迁居江东，建立勾吴。谦让之中见风度，谦让之中立风骨，谦让之中有福泽，曾湾吴氏以刻石铭记的方式提醒后学，承传先辈的“三让”精神。

村民广场西端立有一堵老墙，中有一门，走出去只见三湖连缀一体，湖上跨有三桥。曾湾村人称之为驸马桥、状元桥、进士桥，三湖亦有雅名“品字湖”，取吴氏先祖告诫后学重品德修德之意。

为保护古建筑，大多老宅已搬迁，砖墙斑驳布满苔痕，草木在石板、砖缝和瓦隙间生长，偶有鸟影疾飞而过。几栋老宅在进行维修。据村民介绍，曾湾村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后，为实现整体性保护提升，规划建设揭谦纪念馆和廉政教育基地等项目。

在文港镇，手工制笔的传统遍布乡村。曾湾村曾走出过“吴凌云堂”笔庄。一度，“吴凌云堂”笔庄在江西南昌、赣州、九江、福建龙岩以及广东梅州、南雄等地设有店铺，他们在家乡组织笔工两百多人制笔……今天的曾湾村，还有上百户人家以制笔为业，有做毛笔笔头的，有做笔杆的，也有外出办厂做钢笔、圆珠笔的。

做笔头的人家，手工劳作，白天做晚上也做，一家人齐心协力，做好的笔

头或拿到文港镇的集市售卖，或卖给固定的客商，全家一年的用度靠“一支笔”支撑，足以从容度日。

在村中游走时，遇见从文港镇回村探望外婆的章国兰。她嫁到曾湾村二十多年了，这几年，章国兰和丈夫搬到了文港镇上住，但每周她都会回村几趟，念的是家中、村中和暖的氛围。她说，每年春节一大家人都要赶回欢聚，四十多口人围坐在堂屋中，那是千金不换的時刻。不只家中，每年正月初一，曾湾村都会在村民广场一起吃团圆饭。那是整个村的欢聚时刻，由村乡贤能人轮流出资，一起出力，抱团迎新。

那一天，章国兰和村中的妇女会赶早去帮忙，几口大锅热气腾腾，大盆大盆的菜肴摆上桌子，盆上写着红彤彤的三个字“曾湾村”。那一天，三座牌坊前的广场上人影交错，菜香、米香、酒香扑鼻。曾湾村人从四方回归，聚在一起喝自制的烧酒，品家乡村的菜肴。那些在异地他乡心心念念的家乡风味摆满了桌。在亲切的问候、拥抱、祝福间，新的一年郑重开启。

注重传统民俗的曾湾村，每年有几个重要的日子，村人会聚在一起，以沿袭数百年的方式度过：正月初一团圆饭，端午节划龙舟，中秋节烧塔……列阵的欢宴、疾奔的龙舟、火红的砖塔、烫喉的烧酒、激越的鼓点、明亮的火焰，联通着这座村庄的古老记忆，也串联起曾湾村人年复一年崭新的四季时光。



养育小城的河叫伊河。它从小城南边的伏牛山腹地迤邐而来，沿九皋山向北，冲积出一片丰饶的川地，然后再向北，穿过龙门山，汇入洛河。豫西多山，并不高峻的荆山在城西缓缓绵延，犹如温暖的臂膀，把小城拥在怀中。我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伊川县城就依傍在这一山一水之间。

小时候住在乡村，县城是我的向往。县城的路是柏油铺的，平坦、宽阔，自行车多得晃人眼，新华书店里有看不完的书，还有带着屋顶的电影院。记忆犹深的，还有人民大街两侧骑着大冠盖的梧桐。初一那年暑假，我蹬着借来的自行车，和一位同学来到县城，累得气喘吁吁。街边的梧桐，毫不吝啬地为两个孩子洒下一地凉荫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刚到县城上班的时候，山和河离县城都还远。荆山上的沟沟壑壑都种着“望天收”的旱庄稼，连沟底都被勤快的农民拾了荒。种不了庄稼的地方则荆棘丛生，是名副其实的荆山。那时候的伊河滩，也长满了荒草和野柳。枯水期的河水蜷缩在河床上，被采砂留下的坑洼扯得支离破碎。

那时候，县城中心算得上热闹。饭馆、照相馆、服装店、理发店、店铺一家挨着一家；路边卖菜的、卖点心的、卖玩具的、卖服装的，摊位一个挨着一个。那时候，凡是人流量大的地方，都会被商贩占据，形成马路市场。推着自行车、踩着烂菜叶子在人流中穿行，嘈杂的叫卖声和着此起彼伏的自行车铃声冲击着耳膜，水煎包、牛杂汤的香味夹杂着烂菜叶子味儿直往鼻孔里钻。每次从这里经过，我都会想，什么时候县城才会变成现代化的城市模样。

县城的变化是从路开始的。随着一条条道路变宽变长，县城一点点长大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东边的鹤鸣路首先被拓宽，双向六车道，中间夹着幸福渠，每隔一段就会有一座漂亮的拱桥横跨在渠上。渠边装了雕花的石栏杆，两岸垂柳绿丝飘飘。在我眼里，这是那时全县最美的一条路。紧接着，文化路也变成了宽宽的柏油路，车水马龙，店铺林立。本世纪初，西边八一路建成通车，县城差不多就到了荆山脚下。我住的地方——曾经偏僻的郊野，也成了繁华的城中心。没多久，东边沿着伊河修建的洛栾快速通道，直接把县城拉到了伊河边。

后来，洛栾高速踩着荆山腾空而过，“伊川西”，第一次有一个高速出入口建在县城边。三年前，一条串联洛阳周边县区的高速路又揽着县城从南边环绕而过。县城越来越四通八达。

荆山的变美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退耕还林。那几年，每到春季，干部职工们自带工具，拉水担水，把一棵棵

在荆山和伊河之间

李向伟

针叶松、侧柏种在荆山上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现在的荆山已经成为松柏苍翠、曲径蜿蜒的森林公园。昔日的荆棘之山，变成了守护县城的绿色屏障。

荆山脚下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地方——程园，那里古色古香，殿阁峥嵘。程颢、程颐这两位北宋时期的著名人物，曾经在洛阳一带讲学，蜡炬成灰，在此终老。程园广场南侧是伊川高中。漫步在广场，还能听到学子们琅琅的读书声，这读书声又似从千年前的伊川书院传来，代代传承。

现在的伊川县城早已没有了马路市场，自行车流也成了汽车车流，街道变宽了，市容变靓了。广场、公园、书店、大型超市分布在各个街区，每一条路都像鹤鸣大道一样美，县城真正成为现代化的城市模样。闲暇的时候，我还可以随意踱进一处“河洛书屋”，躲在宁静里呷上一口茶，翻上几页书，度过一段惬意的慢时光。

周末的时候，我喜欢到伊河边的伊滨公园闲逛。伊河两岸的河堤被加宽加固，河道被疏浚，装上了多级橡皮坝。之前浅浅的伊河水，竟然呈现出了大江大河的模样。站在大堤上看伊河，水面波光粼粼，水边蒹葭苍苍，绿头鸭欢快地游来游去，大白鹭伸着雪白的脖颈优雅地站立，另一些不知名的鸟儿，时而潜水觅食，时而掠水而飞。不知从哪天起，野生的白鹤也成了常客。

荆山和伊河，如同伊川县城东西两翼展开的双翅，带着这座美丽的城市，展翅高飞。西边的荆山，以岁月为刻刀，塑造出这座城市的勇毅和坚韧；东边的伊河，以流水为画笔，描绘出这座城市的温婉与灵动。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挂上树梢，一幅古老与现代交织、激情与梦想辉映的画卷，便在荆山和伊河间铺展开来……

芝河清清

马毅杰

提到黄河的支流，人们会想到汾河、渭河、大汶河，却容易忽略众多叫得上或叫不上名字的溪川水流。我的家乡山西永和就有一条流淌了千万年的黄河支流——芝河。

记事起，我家就住在永和城东的几孔窑洞里。出了家门，横跨小城唯一一条窄街，再下一道狭长的陡坡，就可以亲近芝河了。满打满算不足百步。八九岁时，我和二弟每天放学后要做的头件事，便是扛着一条长长的扁担，提着两只水桶，去芝河畔的井边抬水、供一大家子食用。别看那是个体力活儿，却是我俩乐此不疲的事，因为来到芝河边，就可以撂下水桶和扁担，玩上一阵子了。

春天，好奇地瞅着青蛙产下的一团团水晶般的卵，那密密麻麻的深色小点，诱惑着我俩天天去看这些小精灵的变化，直到看着它们变成一群黑黑的长出尾巴的小蝌蚪，在水中游动；夏日，则可溜进芝河的浅水里练游泳；秋天，钻入丛密的河草中捉蜻蜓、逮蚂蚱；隆冬，拿着自制滑板，在结冰的河面上溜冰。

我的童年几乎是听着芝河水的流淌声，一天天度过。可后来，我们都惊恐地发现芝河水变了，怎么越来越浑浊了？听大人们说，这都是植被破坏、水土流失惹的祸。据说，每年芝河带入黄河的泥沙，不可小觑。

转眼，我上了初中。一个暑假里，我约了两个同伴去看黄河。一早，沿着芝河岸边的小路，转山绕水，攀岩跨壑，一路走去，直到太阳偏西，才走出河谷。

夕阳将一抹橙红，洒在宽阔的黄河上，让浑浊的水流变得更加赤黄。我目睹了带着泥沙的芝河水，不管不顾冲入黄河，与黄河水搅动在一起。瞬间，我就明白黄河为啥这么黄了。茫茫黄土，沟沟壑壑，黄河要面对多少这样的支流涌入？

这些年，为让“一泓清水入黄河”，家乡人民行动了起来。近七万亩规模宏大的“坡改梯田”，在吸纳雨水、保持水土方面功效显著；坚持不懈的防护林体系建设，让芝河流域森林覆盖率大大提升；打坝淤地、滞洪拦泥、沟道蓄水、泥石流排导，使水土流失治理率达百分之七十以上。盛夏，芝河少了肆虐的山洪涌动，每年减少了百万吨泥沙流入黄河。

如今的芝河，在葱茏的山间河谷流淌，河水清清，空气清新，可谓“涓涓流水绝纤埃”。各种珍稀的鸟类，在此搭窝筑巢，繁衍后代，百啾千声，嘤嘤成韵。

春暖花开的季节，我特别喜欢到芝河小瀑布，听水声悠悠；到河道中段的水潭边，看清清芝河水流入黄河的怀抱……

但他并没有因此停止志愿行动。

耿广会告诉我，他第一次参加无偿献血是2003年3月30日，那时他读大一。他看到学校食堂门口停着一辆献血车，就献了二百毫升全血。说起自己第一次献血的经历，耿广会记忆犹新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从耿广会的脸上，我能够感受到他的自豪。

耿广会第二次献血是2003年10月21日。当时了解到可以捐献血小板，耿广会从华中农业大学出发，转了三趟公交车，花了一个半小时抵达武汉血液中心。后来，他一直坚持无偿献血。

带着一份敬意，我问耿广会：现在献血多少次了？他说，很多次了，主要是献成分血。

“对自己身体没有坏处，还可以帮助别人，为什么不去做呢？”带着这个朴素信念，耿广会已在无偿献血的路上



大地

式。后来，我们还在微信上交流参加志愿服务的心得。

5月下旬，我和耿广会再次相遇。我俩同时受邀参加高校研究生支教团志愿服务活动。活动现场，他分享了自己的无偿献血经历。没有豪言壮语，只有真情流露的娓娓道来。研究生支教团的志愿者们神情专注，用心聆听。我相信，他们一定被耿广会爱的奉献精神感动了。

研究生支教团的志愿者们即将奔赴各地的中小学，进行为期一年的支教。耿广会与他们进行“心与心”的交流，这也是爱的传递。

分享交流完，我和耿广会约定，世界献血者日前夕一起到武汉血液中心江南分中心去献血。

在献血室稍事休息后，我与他告别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一首歌曲《把幸福给你》萦绕在耳畔：“来吧，朋友。给你一片蓝天，放飞这世界的爱翼，把幸福给你……”耿广会不就是这样一位“把幸福给你”的普通人吗？



爱的传递

徐本高

心，活动当天正在从事志愿服务工作。正是“无偿献血者”这一共同的身份，让两人感到很投缘，也就很自然地聊到了一起。共同的话题、共同的爱好，让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深。

后来，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，组建了幸福的家庭。耿广会说，在献血路上一路走来，离不开妻子的理解、包容和支持。

那天，我和耿广会互留了联系方式。

地瓜面煎饼

唐广申

前几天去超市，见到有地瓜面煎饼在卖，包装精美，产地是鲁南的一个乡镇，我毫不犹豫买了两包。吃地瓜面煎饼要配菜，于是我又买了小鱼干和螺丝椒。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做了干巴鱼炒辣椒，又剥了棵茎白叶绿的大葱，卷进煎饼里吃起来，好不过瘾。

地瓜面煎饼，曾是上世纪鲁南一带农村的主食之一，喂养了我的童年和少年。

烙地瓜面煎饼是一项繁琐的工作，和面压糊子往往需要两个人，摊煎饼也需要人轮换，所以人少忙不过来的人家，常常会提前请了出嫁的姑娘回娘家，或跟邻居的婶子大娘打好招呼，到时好替换上场。烙煎饼的日子里，忙活的人不觉得有多累，围在案子旁拉呱的人也不觉得有多闲，手里织着毛衣或纳着鞋底呢！大人小孩们全都欢声笑语，院墙外巷子里的邻人们也会闻声而来，整个院子热闹极了。

要烙出一张张厚薄均匀、圆整整、焦而不糊的煎饼，要经过泡地瓜面、压糊子、烧案子、摊糊子、擦案子等工序。和面要稀薄均匀，不能有干面团，压糊子要掌握力度和时间，压出的糊子才软硬合适。烧案子的烧热，烧匀了案子，摊煎饼的用油布子一遍遍擦好了案子，又用糊子面团在案子上滚两三遍，再用竹片抹匀了，把不完整或熟得不均匀的煎饼揭下来，放在一边的筐子里，告诉烧案子的人哪边热了或凉了，需要抽柴或加火。等到和面压糊子的一袋接一袋压好了糊子，烧案子的掌握了擦柴或抽火的时机，摊煎饼的用竹片、擦案子都顺了手，一张张厚薄均匀、泛着

焦香的煎饼就接连不断地烙出来了。

最开心的往往是孩子们，他们一会儿被指派去家外的柴垛上运柴火，一会儿又被叫去替换着烧案子。忙完后孩子们便可央求母亲或撒撒娇，切了新割的韭菜或刚摘的苋菜、马齿苋之类的调和了馅儿，烙上几个香喷喷的菜煎饼。或是找些鲜地瓜、嫩玉米、豇豆之类的凑在案子边烧着吃。

等到天黑后，烙了一天的煎饼擀了半人高，还要一张张地揭一遍，晾干水分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然后把一半叠成煎饼卷，一半散散地摆起来，放在大泥缸或是筐子里。等到吃饭的时候，把一张张煎饼卷上抹了蒜泥的菜豆腐，或是夹了咸菜和大葱。而卷煎饼最好的配菜还是干巴鱼炒辣椒，地瓜面煎饼的甜绵和韧劲，伴着辣椒的火辣和小鱼干的鲜香，常常让孩子们吃得热汗津津，唇齿留香。

日子一天天变好，地瓜面煎饼早已退出了鲁南乡村的饭桌。超市里琳琅满目的货架上，白面、玉米面、高粱面，掺黄豆、撒芝麻，五香的、咸辣的，手工的、机制的，各式各样的煎饼应有尽有。而地瓜面煎饼，也成了包装精美、制作精良的商品，不再是饭桌上粗糙的主食了。吃着这久违的地瓜面煎饼，想起童年家里烙地瓜面煎饼的快乐时光，也想起了那些家乡的味道。

